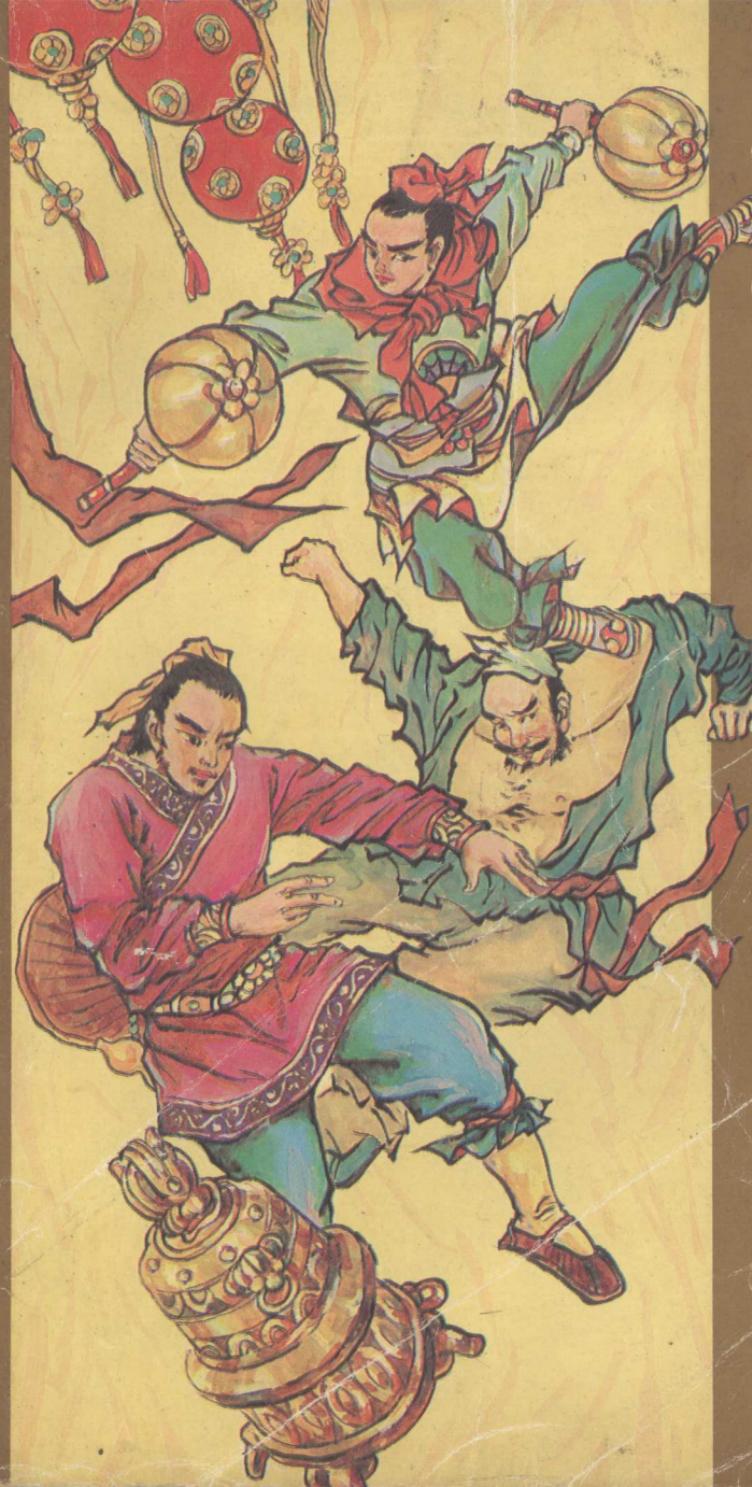


混江湖高手

·上·

【臺灣】

臥龍生著



臥龍生最新武俠小說
臥龍生

臥龍生

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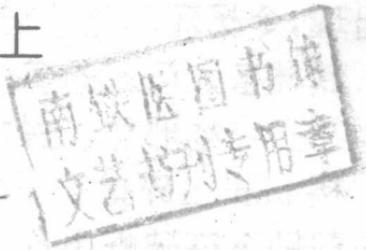
2007.58/W7/1

I247.58
W7
1

混混邪高手

卧龙生著

上



中原农民出版社



ZL154036

960393



內容提要

杨邪邪得到一把魔术般的波斯刀，使用这把刀功力奇妙地提高一倍。黑道杀手“阴魂不散”至死都不相信会死在邪邪的刀下，由此引来了无数的麻烦……

一个漂亮的令人吃惊的少女在一个坟墓口出现，令杨邪邪色迷茫茫地看了半天……

武林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突然被杀。

花王与杨邪邪夜探神秘的“女人谷”……

杨邪邪在碎星圣手独臂老道等武林前辈们的帮助下突破岷山八尼的裸体香魂阵，大义灭亲粉碎自己兄弟独霸江湖的美梦。

目 录

浪子回头美酒祭	1
杀手频出扫游兴	22
重回家园心感伤	42
空墓疑团女人谷	65
是计是诱血沸腾	86
与我同行毒花王	107
杭州出品温香院	128
技不如人人地牢	150
安然脱困缩骨功	173
寒氏兄弟傲且狂	196
起死回生遇佳人	219
明教镇宝明月刀	242
义不容情心交战	265
昆仑遇难战冰雪	289
孤楼飞鸿胜一筹	312

园月弯刀展光华	338
野心再现战天教	361
通晓录中菠萝密	385
圣女之爱肝肠断	409
同根相煎万念灰	436
箫声克敌销魂阵	463
圣职在身鼓士气	490
蛰伏十年为武林	516
大义灭亲成霸业	542

浪子回头美酒祭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北宋著名词人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的一句话。

这本是用来形容长江波涛汹涌的磅礴气势，但如今用来形容大海，也并不显得牵强。

今天的海面并没有起风浪，看来很平静。然而再平静的大海，也要比浪涛汹涌的江水在气势上磅礴得多。

这里是江苏海州的连云港。

此刻，在苍茫的海面上，正有一艘巨大的船进公海湾，向海边驶来。

这是一艘有四面白帆的大木船。

今天虽然风很小，但这四面帆依然被鼓得很足，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向海岸靠拢。

住在这里的人，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一艘货轮，来自波斯的货轮。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船上装的是什么货。

在木船的甲板上，正站着一个青年人，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奇怪的笑容。

只见他对着手端着的一杯鲜红的葡萄酒，喃喃道：“这

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然后他又摇了摇头，叹道：“但却不知你究竟能不能尝到这种酒的滋味。”

这时，只听有一个人笑道：“杨邪邪，你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身着雪白的波斯服装，满脸都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

他一走上甲板，就又笑道：“只要不是死人，自然能尝到我们波斯葡萄酒的滋味。”

杨邪邪浑身不禁一震，然后又轻轻叹了一口气，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大胡子的波斯人并没有在意杨邪邪的神情，只见他又自豪地道：“你应该知道我们波斯葡萄酒在你的国家是非常畅销的。”

此时，杨邪邪似乎并没有听到大胡子波斯人的话，因为他的眼神已落在船舷边的浪花上了。

他的目光就似正在注视着一个绝色佳人。

大胡子波斯人这时才发现自己说了半天，只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他的表情立刻僵住了，似乎他刚刚被一条死鱼的鱼刺卡住了喉咙。

然而，他这种表情还没持续一会，便又被另一种表情所替代了。

这是一种令人看了感到很舒服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才有。而且拥有这种表情的人，一定是个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很成功的男人。

因为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女，可以让他立刻露出这种表情的少女。

这是一个让人一眼就会被吸引的少女。她很美，但光用“美”似乎也难以形容她。

她就犹如春日中那和煦的阵风，只是和煦的春风往往会带来满天的风沙，但她却不会。

她似乎是那天上的仙女下凡，但仙女的脸上不会有痣。所以她并非仙女，因为在她的下颏上，有一颗痣。

与其说这是一颗痣，不如说它是一粒珍珠。它长在这个少女脸上，非但不难看，甚至还会给人一种别有一番韵味的感觉。

只见她对大胡子波斯人微微一笑，道：“船长，你是不是定期向这里运送波斯葡萄酒？”

她的话刚说完，便听杨邪邪道：“小怜，你怎么上来了！”

他一听见这个少女的声音，脸上的神情立时便没有了刚才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大胡子船长也用那并非十分流利，但也算相当不错的汉语关心地道：“甘小怜，甲板上的风很大。”

杨邪邪忙又道：“是啊！你穿得这么少。”

甘小怜低头，看了一眼她自己身上，指着身上的一袭白衣笑道：“我只不过少穿了件大衣而已。”

大胡子波斯船长突然笑道：“我是不是应该回舱去？”

他说完便向船舱走去。

甘小怜忙道：“哎！船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船长停下，回身答道：“不错，我这船是专门向你们大明帝国运送我们波斯葡萄酒的。”

他说完，看了看杨邪邪与甘小怜，又道：“连云港的人只要一见到我的船，便知道又有波斯葡萄酒喝了。”

他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他似乎为自己的船有这么大的用处而感到自豪。

杨邪邪又问道：“从波斯到这里，从陆路走比较近，可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从海路向这里送货？”

船长奇道：“那你为什么要走海路？”

甘小怜轻笑道：“对啊！”

杨邪邪淡淡地道：“因为我喜欢海。”

船长点点头道：“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又叹息了一声道：“那些商人也真够可怜的。”

甘小怜轻声问道：“怎么？”

船长道：“因为陆路不太好走，而且经常有劫匪出没。”

杨邪邪恍然道：“所以你的船一定是生意兴隆。”

船长用手摸了摸那胡子，道：“我主阿拉对我总是很照顾的。”

说完，他向杨邪邪眨了眨眼，便进了船舱。

等船长的背影消失在舱内时，杨邪邪对甘小怜微微一笑，道：“我们要到了。”

甘小怜若有所思地道：“我虽然是中土人，却连这里究竟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杨邪邪笑道：“用不了一点儿你就知道了。”

接着他又道：“不过这只是大明帝国的一小部分而已。”

甘小怜似乎有些神往地道：“我一定要将整个中国游遍。”

接着她又对杨邪邪道：“不知道你这次回来面临的将是什么？不过……”

她不觉踟蹰起来。

杨邪邪的眼中似乎有一丝阴影，但一瞬间就没有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明朗的眼神。只听他道：“不过什么？”

甘小怜轻声道：“我希望你不管面临什么，你一定要坚强地去面对它。”

杨邪邪的眼中不禁有些朦胧，他动情地道：“谢谢你。”

他转过身，对着前方的陆地，坚定地道：“我既然回来了，就不会再走。”

* * *

天虽然并不是很好，但朱五依然如往日一般，很早就起来了。他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从他被聘担任杨家的墓地看护人以来，他从没偷过一天懒。

他总是在每天上午，将杨家墓地清扫一遍。

今天他也不例外。

其实到目前为止，杨家的墓地只有一座坟。他知道这座坟是江湖上第一教，战天教教主杨天笑的女儿的坟。

所以，他也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杨天笑的女儿杨卉，据说是江湖上的第一美女。

今天，朱五早上一起床，便又开始清扫坟地了。

他扫得很仔细，他不愿让江湖第一美女在不干净的地方长眠。因此，这座坟一直被他打扫得很干净。

当他刚刚扫完时，他突然发现坟前不知何时，竟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站在坟前，女的稍后。

这两人只是静静地站在坟前，都没说话。

朱五不禁很奇怪：自己的耳朵一向很好，怎么这两人来到

坟前自己还不知道。

于是他对那两人道：“喂！你们是谁？”

那两人一听，都缓缓地转过了身。

朱五的目光立时被那女子所吸引，他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孩，一件白色裘皮大衣披在身上，更使她增添了几分高雅的气质。

朱五不由暗暗叹道：“不知这坟里的人可有她这么美！”

当朱五的目光刚刚移向那年轻的男子时，那人便问道：“你是看坟的？”

这年轻男子身穿一件灰色皮衣，外表相当斯文。就是朱五家隔壁的张秀才也没有他斯文。

但是他的目光却是相当尖锐，似乎就像一把犀利的尖刀。

朱五很快就又发现，他真的有刀。在这年轻人的腰间，真的插着一把刀。一把弯刀，没有刀锷的弯刀。

看见这把刀，朱五不由想起昨夜的那一弯新月。

不知为什么，朱五对这年轻人不由产生了一些敬畏。

于是，他答道：“我是这里的看坟人。”

那年轻人点了下头，道：“我叫杨邪邪，她的堂哥。”

他用手指了一下杨卉的坟。

朱五一听见“杨邪邪”这三个字，不由愣住，因为杨邪邪这三个字对他来说，简直是熟透了。

他知道三年前，江湖曾有个少年英侠就是叫杨邪邪，他还曾听人说，杨卉的死就与他有关。

他不由惊道：“你，你是杨邪邪？”

杨邪邪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

朱五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能见到名动江湖的

杨邪邪而感到激动，他只得用力地点了点头。

杨邪邪于是拍了拍手。他虽然是拍一拍手，但这声音却很响，比句容吴家制作的“天地响”还要响。

声音过后，便听远处传来阵阵的车轮之声。

渐渐地，那车轮声越来越近。

很快朱五便看见一辆大车，不，那是一个车队。

朱五已无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发现每辆车上装的都是波斯葡萄酒。这一点，他已从酒桶上的波斯文字看出了。

大车在坟前停下。

杨邪邪望了望甘小怜，然后对着坟静静地地道：“卉妹，我知道你喜欢喝波斯葡萄酒，我……”

他似乎还有些话，但他却没有说。

在场的每个人都看得出他外表虽很平静，但他的内心却已激动异常，像大海般的不平静。

朱五这一刻突然想起他是这坟的看护人，于是道：“杨大侠，你运这么多酒……”

杨邪邪回头淡淡地道：“我要将这些酒都倒在这里给……”

他已看出朱五有些惊奇的神情，于是他闭上了嘴。

朱五心中开始怀疑自己的听力。如果自己的听力没有问题，那么一定是杨邪邪疯了。

杨邪邪这时又对他问道：“难道不可以吗？”

朱五听见这句话，已然知道自己的听力并没有问题。

只是这时他已无暇考虑杨邪邪究竟是否疯了，因为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杨邪邪的话。

他知道自己若是答应，那么这里将会淹没在一片酒海里。
但若是不答应……

“当然不可以！”

说话声竟发自杨卉的坟内。

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出，这绝不会是杨卉的声音。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杨卉死了，而且这声音绝对不会是女子的声音。

朱五的脸色已开始发白了，车夫们也吓得慢慢向后退去。

风徐徐吹动墓地里含苞欲放的花朵，大地开始显示出它勃勃的生机，但朱五却感到有些窒息。

甘小怜的脸色虽还正常，但她的声音却已颤抖地道：“你，你在什么地方？”

“你是谁？”

坟中的声音又飘出。

甘小怜不由向杨邪邪靠去。

杨邪邪淡淡地道：“‘阴魂不散’，你果真阴魂不散。”

只见坟墓突然“轰”的一声炸开了。

车夫们早已被吓得跑得一个不剩，但朱五却仍站在那儿，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腿已软得不能动了。

一阵烟尘过后，只见坟被炸开一个大洞，坟前的石碑上站着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是个年约三十的男子，一张英俊的脸上泛着青灰色，给人有种“死”的感觉。

杨邪邪拍了拍甘小怜的肩，望着黑衣人道：“别怕，他不是鬼，是人。”

黑衣人阴阴地道：“我虽是人，但见了我的人就会变成

鬼。”

杨邪邪微微一笑，道：“你怎么会在我堂妹的坟中？”

黑衣人依然阴森森地道：“因为，这是我的家。”

杨邪邪的眼神突然发出一道慑人的光芒，他厉声道：“那么我的堂妹呢？”

黑衣人道：“我不知道。”

杨邪邪的右手不知何时已握住了腰间的刀柄，他眼中那慑人的光芒，似乎已变为一阵杀气。

黑衣人似乎也已感到了这股杀气，于是他道：“三年前，有人花钱请我住在这儿。所以，这里没你的堂妹。”

杨邪邪不由道：“哦！”

甘小怜奇道：“为什么？”

黑衣人毫无表情地看了看甘小怜，然后道：“因为我是杀手！”

杨邪邪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道：“能请得起‘阴魂不散’的人，天下不多。”

“阴魂不散”的脸上转瞬飘过一丝得意，然后道：“但总还有人能请得起我。”

杨邪邪淡淡一笑，道：“哦！你要杀我？”

这句话刚说完，便立即抱住甘小怜跃向一旁。因为他已发现地上裂开了一条缝。

就在杨邪邪向一旁跳去时，便见他刚刚站着的地方如毒蛇般射出一排利箭。箭头上闪着蓝蓝的光芒。显然，这是淬过剧毒的利箭。

杨邪邪刚一落地，便见眼前刺来一剑，但他已看出这一剑虽然迅疾无比，却并非刺向自己。

这一剑的目标是杨邪邪怀中的甘小怜。甘小怜不由一声惊叫，便见“阴魂不散”的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因为杨邪邪的弯刀尖正刺在“阴魂不散”咽喉上。

“阴魂不散”的眼中没有死亡的恐惧，充满的却是疑惑。

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道：“刀……刀……能刺到我！”

杨邪邪看着被自己弯刀架着的剑，笑道：“这是波斯的弯刀，而且我出手比你快。”

“阴魂不散”的头点了点，便倒在地上。

他至死也不敢相信杨邪邪的刀已刺在自己的咽喉上。

杨邪邪望着“阴魂不散”的尸体道：“其实我看自己脚的时候就已发现石碑上有关机关。”

甘小怜仰头对杨邪邪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你？究竟是谁要他来杀你？”

杨邪邪一听这话，忙推开她，走到杨卉的坟旁，向坟内看去。

甘小怜奇道：“怎么？”

杨邪邪抬起头对她道：“这是座空坟。”

甘小怜惊道：“什么？”

然后她忙向坟边走去。

果然，这果真是座空坟，坟内只有一张床。

杨邪邪一拉甘小怜道：“我们下去看看。”

说完，他便跳了进去。

借着被“阴魂不散”炸开的洞口，可以清楚的看清坟内的一切。

与其说这是座空坟，不如说这是间地下石室。这座坟很大，坟内的四面墙壁全是用大理石砌成。单由这一点就可以看

出，修建这座坟的人一定是很的身份的人。

靠墙角有一张床，床上的被褥很是凌乱。看来“阴魂不散”还没能叠好被子。

甘小怜奇怪地道：“这里面没有出口，那么‘阴魂不散’是怎么样吃饭的？”

杨邪邪冷冷地道：“所以这里一定还有出口。”

然而，他们两人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有出口。

杨邪邪不禁有些奇怪，他喃喃地道：“不会没有出口，只是出口究竟在哪儿呢？”

甘小怜不由奇道：“是啊！还有杨卉的墓究竟在哪！”

杨邪邪一听这话，不由一惊：对呀！杨卉的墓怎么不在这里！

想到这，他突然一拉床笑道：“一定在这里！”

甘小怜“噗哧”一笑，道：“你不知床是空……”

说到这里，她这句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了。

她的话声已被一阵石头磨擦地面所发出的声音所代替。

床对面的石壁开了，因为杨邪邪知道这张床就是“阴魂不散”出墓的机关。

石壁后有一个洞，半人高的洞，不管是谁，只有蹲着才能行走，除非这人只有半人高。

杨邪邪和甘小怜的个子虽然都不是很高，但若想在这个洞里走，他们也只能蹲着走。

当杨邪邪和甘小怜走出洞口时，才发现洞外竟是另有一片天地。

这里非但没有杨家坟地的那一片萧瑟景象，而且这里是春意盎然，处处显示出一片生机来。

杨邪邪刚一出洞口，便看到面前窜过一条人影。他刚要张口问，不由又笑了起来。

原来，这个人影只不过是一只猴子。而且这地方并不只有一只猴子，这地方竟有许多猴子。

这些猴子显然经常接触人类，所以对从洞口冒出的男女，并没显示出兴趣。

甘小怜看见这许多猴子，不由欣喜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杨邪邪已经明白到了什么地方，他也知道整个连云港也只有这个地方会有猴子。

花果山。

这里是齐天大圣孙行者的故乡，这里也是连云港人唯一为之骄傲的地方。

杨邪邪微笑着对甘小怜道：“本来我还准备陪你到这儿来游览一下的。”

甘小怜似笑非笑地道：“现在你不是已经陪我来了吗！”

杨邪邪愣愣地望着甘小怜，他无法说明白甘小怜究竟是不是在嘲笑他。

所以，聪明的男人遇见这种情况，只有装呆子。杨邪邪当然然是个聪明男人。

“格格格”，“格格格”……

林间传来一阵悦耳的笑声。

杨邪邪忙回头，就见在一株桃树后伸出一张脸，一张很漂亮的脸。

当这张脸看见杨邪邪在看她时，不由笑道：“喂，你这人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